**河内国家下属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TRẦN THỊ HOÀNG ANH**

**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现代汉语形容词定语与越南语形容词定语对比研究**

**ĐỐI CHIẾU ĐỊNH NGỮ HÌNH DUNG TỪ TRONG TIẾNG HÁN HIỆN ĐẠI VÀ ĐỊNH NGỮ TÍNH TỪ TIẾNG VIỆT**

**研究专业：汉语言学专业**

**专业代号：9220204.01**

**指导教师：阮文康教授**

**2018年12 月于河内**

|  |  |  |
| --- | --- | --- |
|  | 目录 |  |
| 绪论 |  | 01 |
| 01. | 选题理由……………………………………………………... | 01 |
| 02. | 研究目的……………………………………………………... | 01 |
| 03. | 研究任务……………………………………………………... | 01 |
| 04. | 研究对象、范围……………………………………………... | 02 |
| 05. | 研究方法……………………………………………………... | 02 |
| 06. | 语料来源……………………………………………………... | 02 |
| 07. | 本论文的创新点……………………………………………... | 02 |
| 08. | 论文的框架…………………………………………………... | 02 |
| 第一章 | 相关研究综述及理论依据 | 03 |
| 1.1． | 相关研究综述………………………………………………... | 03 |
| 1.1.1. | 在中国的研究情况…………………………………………... | 03 |
| 1.1.2. | 越南学者对形容词和形容词定语的相关研究情况 | 03 |
| 1.2． | 相关理论依据………………………………………………... | 04 |
| 1.2.1. | 汉、越语中形容词概说…………………………………….. | 04 |
| 1.2.1.1. | 形容词的定义……………………………………………….. | 04 |
| 1.2.1.2. | 形容词的性质……………………………………………….. | 04 |
| 1.2.1.3. | 形容词的分类……………………………………………….. | 05 |
| 1.2.1.4. | 形容词与其他词类的区别………………………………….. | 05 |
| 1.2.2. | 定语概说……………………………………………………... | 05 |
| 1.2.2.1． | 定语的定义………………………………………………….. | 05 |
| 1.2.2.2. | 定语的分类………………………………………………….. | 05 |
| 1.2.3. | 汉越语言接触与形容词简介……………………………….. | 06 |
| 1.2.4. | 语言对比及对比语言学简介……………………………….. | 06 |
| 小结 |  | 06 |
| 第二章 | 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与越南语单音节形容词定语对比 | 07 |
| 2.1. | 汉语和越南语中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的结构特点 | 07 |
| 2.1.1. | 汉语和越南语中单一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 | 07 |
| 2.1.1.1． | 单一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 | 07 |
|  | 1. 不能加“的”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 | 07 |
|  | 2. 必须加“的”的形修名结构…………………………… | 08 |
|  | 3．可加可不加“的”（可有可无）……………………… | 10 |
|  | 4．现代汉语单一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不能加“的”的原因 | 11 |
| 2.1.1.2. | 复杂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 | 12 |
| 2.1.2. | 汉越语中的单音节形容词连用定语………………………. | 13 |
| 2.1.2.1. | 汉越语中的单音节形容词连用定语简介…………………. | 13 |
| 2.1.2.2. | 汉越语单音形容词定语连用的语序规则…………………. | 14 |
| 2.2． | 汉越语单项和多项形容词定语语序问题…………………. | 14 |
| 2.3. | 汉越语中多项形容词定语的排序制约因素………………. | 15 |
| 小结 |  | 15 |
| 第三章 | 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与越南语双音节形容词定语对比 | 16 |
| 3.1. | 汉越语中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 | 16 |
| 3.1.1. | 现代汉语不用带“的”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 | 16 |
| 3.1.2． | 现代汉语带“的”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 | 17 |
| 3.1.3． | 现代汉语带不带“的”皆可的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 | 18 |
| 3.2． | 汉越语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 | 19 |
| 3.3． | 汉越语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的顺序及其制约因素 | 19 |
| 3.4. | 汉语中双音节形容词修饰人称代词中心语 | 20 |
| 3.5. | 汉越形容词定语之间的异同……………………………….. | 20 |
| 3.5.1. | 相同之处…………………………………………………… | 20 |
| 3.5.2. | 不同之处…………………………………………………….. | 20 |
| 小结 |  | 21 |
| 结论 |  | 23 |

# 绪论

**01．选题理由**

我们的万物世界五花八门，其形状、性质等的特点表现得特别丰富多样，具有静态和动态的特征。在语言词汇系统中，特指万物的性质或状态的就是形容词。形容词是世界上任何语言词类系统中均占有重要位置及数量庞大的实词。在语法功能方面，形容词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从很多角度、很多方面对形容词进行研究，其中有形容词的语法功能，作定语用是最为突出，也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功能。因此，一直以来都是语言研究界尤其是语法学家的有趣研究课题之一。据了解，跨语言的语法调查报告表明，当定语用是形容词的两项主要句法功能之一。汉语和越南语也不例外。

现代汉语和越南语的形容词定语有很多相同点但也存在着成千上万的不同之处。这一点对使用越南语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母语者人和使用汉语为第二语言的越南语母语者带来不少麻烦。作为一名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在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本人一直寻找“汉语哪些形容词可以直接作定语，哪些要加标记的？如果再定语位置上有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同现它们之间的秩序如何？越南语形容词定语根汉语不一样？”等类似这样问题的答案。

基于上述原因，本人拟定选择“现代汉语形容词定语特点研究—— 与越南语形容词定语对比”作为汉语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课题。

## 02. 研究目的

本论文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现代汉语形容词定语进行考察与分析对，阐明其特点，从而进一步联系到越南语，指出两者之间在语法功能和认知方面的异同。此项研究为越南汉语教学与研究以及中国越南语教学与研究工作提供一份参考资料。

## 03. 研究任务

（1）对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系统化，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2）对现代汉语单音节定语的结构及语义特征进行考察与分析，阐明其特点，从而联系到越南语单音节形容词定语，指出两者的异同；（3）对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的结构、语义进行考察与分析，阐明其特点，从而联系到越南语双音节定语，指出两者的异同。

## 04. 研究对象、范围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及范围仅限于现代汉语形容词定语方面，包括结构、语义及用法。越南语形容词定语只是作为对比参数，因而笔者不深入探讨越南语形容词定语的特点，而是在前人的研究结果基础上进行对比，旨在阐明两者的异同。

## 05. 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取文献法、考察法、描写法、分析、对比法以及例举法、演绎法、归纳法、推理法等。

## 06. 语料来源

论文的语料来源主要来自汉越语一些权威词典。此外，笔者还从北京语料库和中国和越南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及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三、四年级本科生现行的现代汉语教材等相关资料收集下适当的例子作为语料进行考察与对比分析，希望所收集的语料真实可靠。

## 07. 本论文的创新点

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在越南出现对现代汉语形容词定语的特征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并联系到越南语形容词定语的特点，指出两者之间的异同。本人认为，将研究对象及范围限于形容词定语方面，本论文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可作为越南汉语教学工作提供一份参考资料。

## 08. 论文的框架

本论文除了前言、结语、参考文献，包括三章（1）相关研究综述及理论依据；（2）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 与越南语对比；（3）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与越南语对比。

# 第一章 相关研究综述及理论依据

## 1.1．相关研究综述

### 1.1.1. 在中国的研究情况

中国历代学者不但对形容词的语义特点和语法功能进行研究并获得了较为丰硕的结果。诸如最早的黎锦熙（1924）的《中国文法》中所谈到的汉语形容词的动态性问题。不过在这一研究初期，最杰出的贡献应该属于朱德熙先生1956年发表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之后有马建忠（1898，2000: 21，111-112）；王力（1944，2000：17）；吕叔湘、朱德熙（1951，2002：9）；刘静文（1954：20-21）；俞敏（1956）；张志公（1956：137）；丁声树等（1961，1999：6-7）等。张伯江（1994）等。

中国学者对形容词句法功能的相关研究也获得可喜的成就。诸如，

张国宪2006年发表的《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沈家煊的《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缑瑞隆的《汉语形容词的模糊性和相对性》；翟会锋2010年的《也论性质形容词做定语的语义指向》等。

### 1.1.2. 越南学者对形容词和形容词定语的相关研究情况

虽然形容词定语具有十分重要语法功能，但是越南语学术界对越南语定语的研究甚为罕见。最为代表的论文只有Chử Bích Thu （杵碧秋）1996 和Nguyễn Thị Du（阮氏攸） 2004的语文博士学位论文。Chử Bích Thu（杵碧秋）的论文针对越南语形容词的语义特征深入研究。Nguyễn Thị Du（阮氏攸）的论文则在空间性形容词的语意及认知基础研究上下功夫。Bùi Đức Tịnh（裴德净）、Nguyễn Kim Thản（阮金坦）、Nguyễn Tài Cẩn（阮才谨）、Đinh Văn Đức（丁文德）、Nguyễn Văn Thành（阮文成）等其他学者因研究目的不同只对形容词的概括意义、配价能力、句法功能进行研究， 而形容词的定语功能研究几乎没有或者一笔带过。

最近，Nguyễn Thị Nhung（阮氏绒） 2010年发表的《越南语形容词定语》。阮黄英经研究于2003年已经答辩成功题为*Đặc trưng cấu trúc và ngữ nghĩa của danh ngữ tiếng Hán hiện đại (trong sự đối chiếu với tiếng Việt )*（现代汉语名词短语结构及语义特征——与越南语对比）的博士学位论文。

经相关的研究总结，笔者发现，在中国，关于汉语形容词研究、定语研究包括形容词定语研究及其相关比较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极为丰富，不但丰富了关于形容词和定语两个相关的大问题的理论，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然而，在越南到目前为止，关于汉语形容词、定语尤其是这些方面的汉越对比研究成果还是很薄弱的。其中，针对汉语和越南语形容词定语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说更为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中，笔者鼓起勇气深入钻研，希望能够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做出一份贡献。

## 1.2． 相关理论依据

### 1.2.1. 汉、越语中形容词概说

**1.2.1.1. 形容词的定义**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为形容词这一概念下定义说：“语法上词类的一种，属于实词，是表达人或事物的性质或状态”（李宝嘉、唐志超（200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P.1259）。越南语却将这一类词命名为“Tính từ”（性词：特指性质的词），从字面上看，这类词就是特指客观事物性质的一种词。英语叫做 “adjective”，按照一般的英语语法教材的解释，这类词是特指人或事物的性质特征，用来修饰名词或者代词。

**1.2.1.2. 形容词的性质**

汉语语法学界像黄伯荣、廖序东（1997)认为， 形容词一般不作主语和宾语，但是都能作谓语，形容词能受副词“不”修饰，大部分能重叠形容词与名词构成定中式结构，如“红红的嘴唇”、“聪明的小孩”等。形容词一般不带宾语。大多数能受“很”、“非常”、“极其”等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也可以与动词构成状中式等。

**1.2.1.3. 形容词的分类**

根据形容词所表达的信息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各种类型：（1）主体类形容词；（2） 事体类形容词；（3）表急度类形容词；（4）物体类形容词等。

**1.2.1.4. 形容词与其他词类的区别**

在此项内容中，笔者将形容词 与名词和形容词与动词区别开来。之后发现，虽然汉语和越南语对“adjective”这一术语的表达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通过定义都能体现出这一类词的本质性的特征。

### 1.2.2. 定语概说

**1.2.2.1．定语的定义**

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定语是“修饰和限制名词、代词的一种句子成分，如‘两辆汽车’的‘两辆’”。从语法教学体系来看，现代汉语定语的定义经历过了较长的历史性演变。根据李敏（1997）的总结与分类，关于定语的定义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1）定语是指句中或短语中名语前面的修饰语；（2）定语是主语、宾语前面的修饰语 ；（3）定语是名词性短语、中心语前面的修饰语。 **1.2.2.2. 定语的分类**

首先，学者们一般都通过自下而上地列举有限数量的定中结构，归纳出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意义关系，体现在1）表受事的，如教材的编写；2）表举例的，如贤人君子的贤人；3）表处所的，如四川的火锅；4）表比喻的，如铁石心肠；5）表模拟声音的，如噼里啪啦的鞭炮声；6）表颜色的，如金黄的菊花等。其次，学者们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将定语和中心之间复杂的语义关系视为不分割的整体，进行简单的分类概括。因为出发点和视角不同导致其分类结果也不相同。常见的分类法有：吕叔湘（1976）将定语分为领属性的、描写性的、同位性的三类；丁声树（1980）分为领属性的、同一性的、一般性的三类 ；朱德熙（1997）、刘月华（2001）和黄伯荣（2002）等语法家将定语分为限制的和描写性的两类。

**1.2.3. 汉越语言接触与形容词简介**

越南语从汉语接受过来的主要是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如“艳丽”（diễm lệ）、“纯洁”（thuần khiết）、“浪漫”（lãng mạn）等。不少从汉语借来的形容词还可以独立成词使用，与越南语相对应的词并存。有的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异。比如“hồng”（红）和“đỏ”（红）。可见，在研究汉越语中形容词定语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越南语中从汉语借来的形容词以及越南语中汉语形容词借词的意义及使用方法。

### 1.2.4. 语言对比及对比语言学简介

语言对比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应用价值最明显的是在语言教学与翻译等方面。研究者可以从一语言内部的各个平面选择语音、词汇或者语法某一个平面进行对比，也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语言进行某一平面的对比，也可以采取历时或共时对比，甚至同时进行历时结合共时对比。对比的对象、范围和方式灵活多样。关键在找出其间的异同。

# 小结

形容词在任何语言词汇系统中都占有重要的角色，与名词、动词合成三大类实词。汉语叫“形容词”而越南语叫“TÍNH TỪ”（性词）。汉语和越南语在很多方面汉语的形容词和越南语的“TÍNH TỪ”有着很多相同的特点。

形容词在句中所负担的语法功能较多，可以当谓语用，状语用，但是更常见的是当定语用。 在两种语言的定中结构中，中心语一般是名词。定语修饰名词中心是最常见的现象。可是，其他的词类像动词、形容词、代词等也可以当中心词接受定语的修饰成分。在中国，关于定语和形容词作定语以及中外形容词定语对比尤其是中英形容词定语对比、中日形容词定语对比等相关研究结果丰硕。然而在越南，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汉越定语包括形容词定语对比的相关研究至今可以说是薄弱的。

# 第二章 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

# 与越南语单音节形容词定语对比

## 2.1. 汉语和越南语中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的结构特点

### 2.1.1. 汉语和越南语中单一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

**2.1.1.1．单一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

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的时候，与中心语构成定中结构。从结构关系来看，形容词定语可分为两种情况，包括形容词直接修饰中心语，不需要结构助词“的”来连接，构成**A+N**句式，诸如“好孩子”、“长头发”、“高个子”、“圆脸”、“绿色”等。第二种是在形容词和中心语之间要加结构助词“的”，使形容词和名词（包括其他词类活用为名词，又叫名词化在内）临时连接起来成为**A+的+N**句式，诸如“新的教材”、“酸的菜”、“小的物品”、“女的朋友”、“贵的东西”等。其中，有的加还是不加结构助词基本上不受影响，两者只有强调与否的色彩，比如“新的教材”和“新教材”、“小的物品”和“小物品”等。但是也有的加还是不加结构助词“的”就有意义上明显的差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单音节形容词重叠作定语的时候，一般都用来修饰双音节的名词中心语，定语和中心语一定要加“的”。结构助词“的”前后都是双音节词使其结构工整对称。

**1. 不能加“的”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

在笔者所考察的250个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中，不能加“的”修饰名词的形容同 共有48个，占19.2%，包括下面所列的形容词：黑 (黑话、黑孩子）、白(白手起家）、陈（陈规、陈迹）、臭(臭氧气、臭氧层）、方（方形）、圆（圆桌、圆型）、长（长期、长凳）等。

然而，在以上的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时，有的也会带上了 “的”作为连接标记。在这种结构中，“的”的出现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一种固定的搭配方式，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方”、“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这些形容词修饰名词中心语的语法结构常常出现在口语交际中，其使用条件是要隶属于语境。在会话中也可以单独组合成小句。例如：

（2）A: 明天的会议你们想要选择哪种桌子？

B: 方桌。

A: 也可以，但是我建议选圆桌好一点。

B: 真的吗？

A: 真的。（自我造句）

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定语从结构上与越南语单音节形容词相比，两者有着较大的差别。第一是，语序上相反的。汉语的结构是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而越南语的定语在后，中心语在前。第二是，越南语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与中心语搭配时，不需要任何辅助成分，而是直接修饰中心语，构成**N+A**句式诸如“núi cao”、“món ngon”、“quần áo mới”、“người bạn trẻ”等。如果将以上这几个含有单音节形容词的越南语定语结构译成现代汉语，两种语言的表达有较大的差别。具体是“núi cao”（高山）、“món ngon”（好吃的菜）、“tóc đen”（黑发/黑头发/黑色的头发）、“quần áo mới”（新衣服）、“người bạn trẻ”（年轻的朋友/年轻朋友）。

据我们的考察，这些单音节形容词直接与单音节名词或者名词性词素构成双音节名词又可以与其他类似这样的双音节名词词组构成新的四言词组，汉语叫做四字格。这些单音节形容词与单音节名词或名词性词素的搭配经常出现在固定词组里面，有时是临时造成非固定词组。例如：高楼大厦、高楼矮舍、大街小巷、歪风邪气、歪门邪道、大手大脚、好声好气、好人好事、洪水猛兽、难兄难弟等。其中很多的是成语。其结构工整，节拍为2//2，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在现代汉语的四字格中，这一类占有一定的数量，可以单用也可以连用。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语言使用者若能用上都可以加强表达效果，给人带来音乐的美感。越南语 也有这类固定词、anh lớn em bé”、“người hay kẻ dở”、“người khôn của khó”等。这些词组中的两个定中式构成成分之语序也是相反的，反映汉语和越南语定中结构语序上的差异。

2. 必须加“的”的形修名结构

　根据笔者的考察，在250个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中，有67个，占26.8% 必须加 “的”或“很……的” 以后才可以去修饰名词中心语。笔者将这些能加入“‘很’+形容词+ ‘的’+名词”格式的形容词 也算作能加“的”的情况。从形式上看，这一结构己成为状态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结构，但是也能体现出这一类形容词的特点。例如：暗（很暗的房间）、残 (很残的行为）、脆（很脆的感觉）、粗(很粗的面料）、差（很差的水平）、对（很对的答案）、多（很多的花朵）、烦（很烦的事情）、贵（很贵的东西）、鼓（很鼓的口袋）、僵（很僵的性格）等。

笔者将这类词划入必须加结构助词“的”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对这一情况而言，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搭配上看，有些词的搭配范围很小，如果加上“很……的”以后构成具有典型性的“‘很’+形容词+ ‘的’+名词”结构，例如“很准的发音方法”或者“很顺的客观条件”等。但“顺”也可以直接修饰名词，组合成“顺风”、“顺耳”、“顺眼”、“顺路”、“顺水”、“顺路”等形名式的复合词。

第二，少数单音节形容词尽管加入了“‘很’+形容词+ ‘的’+名词”结构，但是使用频率并不多。例如，我们从“北大语料库（网络版）”上查询这些词的时候，结果形容词“残”只 查到以下一个例子：

（12）灰的狗们或大或小、或长或短，一只只吊在树上，暴着一双双很残的白眼！当小风吹过时，阳光下，有一旋儿一旋儿的狗毛在空着飞舞。（北京语料库）

从搭配情况上看，有的搭配范围极小，加“很……的”之后会构成典型性强的“‘很’+形容词+‘的’”结构，例如“很准的歌声”、“很帅的运动员”。但是“帅”也可以直接修饰名词，组成“帅哥”、“帅弟”、“帅仔”等形名合成词。

少数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即使进入“‘很’+形容词+‘的’+名词”结构，但用这种结构的出现频率并不多。

必须进入“很……的”格式的形容词如：“沉、浮、静、匹配、艳、鼓、慌、浓、淡、贵、多、专制、古老”等。

第三，必须进入“很……的”格式的形容词。例如“板、 背、凑巧、浮、静、抠、卖座、匹配、艳、鼓、滑、慌、浓、轻、松、贵、多、快活、专制、古板”等。

第四，单音节形容词修饰名词之所以要加入“很……的”格式，是因为这些形容词具有 [+评价] 的语义特征，用以表达较强的情感倾向。有的褒义色彩比较浓厚，例如“很灵的寺庙”、“很强的自豪感”、“很帅的男教师”、“很细的面料”、“很多的钱”等。有的贬义色彩比较明显，例如“太浮的人办不了什么大事”、“心里很虚的人总想方设法给自己充面子。”其中，“很……的”用来表示主观评价意义的语言格式，形容词加入这一格式以后，就会获得较强的主观评价义，可以突显说话人对被评价对象的褒义 或贬义的情感。

第五，这类词中的单音节形容词如果换成与其相对应的双音节词，就可以自由构成“形+的+名”，不一定必须加上程度副词“很”。这说明，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包括双音节形容词在内在使用上的优势，相对而言，单音节会受到一定的局限。例如“很灵的寺庙”可以说成“灵验的寺庙”，“很亮的房间”可以说成“明亮的房间”，“很静的空间”可以说成“安静的空间”或“幽静的空间”等。

**3．可加可不加“的”（可有可无）**

在这一类的形容词，笔者进行了相关的考察统计，在所考察的能够充当定语用的250个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中，就有135个，占54.0%在加不加结构助词“的”的需要显得相当灵活（可有可无），这点说明，在此结构中可加也可不加“的”。例如：大、小、新、旧、硬、软、圆、方、远、近、杂、窄、早、晚、高、矮、棒、薄、笨、扁、瘪、长、厚、丑、纯、次（次品）、呆、低、陡、毒、长、短、恶、肥、瘦、疯、老、古、乖、怪，等。

关于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加不加结构助词“的”的情况，我们可以将统计数据图示如下：

图1：汉语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加不加“的”的情况统计示图

在以上所述的单音节形容词可以当定语用中，其语法特征包括以下四点：（1）这类词是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中数量最多的；（2）可用于“形容词+名词”和“‘很’+形容词+‘的’+名词”结构中；（3）有些性质形容词直接修饰某些单音节名词，即在修饰名词时有所选择，如可以说“软心肠”、“香饽饽”，但不说“软心”、“香饽”等。还有些形容词的搭配范围比较窄，如“香”、“腥”当定语用，一般只能与“味儿”相配合成为“香味儿”和“腥味儿”；（4）多义形容词的不同义项与不同的名词结合时意义也有所不同，如：“老人”义为“年纪大的人”，跟“少年”或“年轻人”相对，“老工人”的意思是“技术熟练的工人”，这与时间长短不一定有关系，但是“老朋友”的意思是“相识已久的朋友”，这与时间长短有关。

**4．现代汉语单一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不能加“的”的原因**

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不能加“的”的原因很多，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原因：

从语义搭配的角度看，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作定语一般不加“的”的原因可以解释为，这类修饰成分主要有两种用法：其一是给事物分类，例如“大楼、凉风、苦茶、黑孩子、雄蜂、白纸”等。其二是，经长期的语言使用形成很强的语言表达习惯，久而久之成为其用法。例如“好商品、脏衣服、轻工业”等。

从认知的角度看，单音节形容词用于分类时，所确立的是一个认知域的“类属成员”，各类属成员之间的边界明确，而且多已成为一个语言社团的共识，所以就无需用“的”来标识。同样，第二类用法的理由是某个形容词和某个名词经常搭配，整个结构所代表的有关认知域的成员地位也多为交际双方所共识，因此也不需要用“的”。

此外，还有音节、音律方面的制约原因。

**2.1.1.2.复杂的单音节形容词定语**

第一种情况:单音节形容词重叠作定语

汉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的模式一律是A A式，如：高 ——>高高；白——>白白；红——>红红；轻 ——>轻轻；重——>重重；甜——>甜甜。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之后当定语用的时候，一定要有结构助词“的”来连接。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在汉语表达中会以A A的形式出现。例如：“高高的额头”、“轻轻的书包”、“红红的嘴唇”、“甜甜的味道”等。下面一句是单音节形容词重叠的一个典型的用法：

（17）拿着妈妈给的那个小小的苹果，我尝了一口，感到甜甜的。（北京语料库）

在以上的例子里，“小”这个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给中心语“苹果”作定语用，构成“小小的苹果”，句末又出现了“甜”这个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成为“甜甜”，在句中“甜甜”要与“的”搭配成为“甜甜的”相当于“甜甜的 味道”给“感到”做宾语用。

越南语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的形式要根据该形容词的声调特点。根据越南语本来的六个声调的性质，又可以再划分为平声和仄声两类。

越南语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之后作为定语，用法也像没有重叠的那样，不用任何辅助成分。比如：“những đôi môi đo đỏ”（红红的嘴唇）、“những giọt mồ hôi mằn mặn”（咸咸的汗水）。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与其被修饰的中心语构成形容词定中结构可以充当主语、宾语等，但是如果在表达上能够组合成两三个类似这样的结构连用，就是语言表达具有工整对称性，增添其节奏。其表达效果也提高了。例如：

（20）不知几多人心系着的来车居然到了，闷闷的一个车站就一变而为扰扰的境界。（《潘先生在难中》，叶圣陶）

（21）泛红的脸肉，深深的纹刻在嘴围，黄黄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叶圣陶）

以上三句中，“闷闷的”修饰“车站”形成形名定中结构做主语，“扰扰的”修饰“境界”形成形名定中结构做宾语，两者使句中的前后结构工整对称，烘托了车站来客前后的截然不同氛围；“深深”和“黄黄”这两个单音节重叠式与前面的“泛红”这一双音节形容词相结合使定语部分都成为双音节的，其后加“的”构成“泛红的”、“深深的”、“黄黄的”，共同修饰“脸肉”、“皱纹”和“睫毛”，三者结构工整对称，富有节奏感，而且在传递信息方面而言，人物的脸部显得形象性更强，易于形容想象，留在读者心中的印象更深刻。

### 2.1.2. 汉越语中的单音节形容词连用定语

**2.1.2.1. 汉越语中的单音节形容词连用定语简介**

单音节形容词连用定语指的是在同一个定中结构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音形容词联合共同修饰一个中心语。例如：大小商店、贫困人、中小企业、小矮个子、难易程度、红白小花等，相当于越南语的“cửa hàng lớn nhỏ”、“người nghèo khó”、“doanh nghiệp vừa và nhỏ”、“vóc người thấp bé”、“mức độ khó dễ” 、“hoa trắng đỏ nhỏ xíu”等。这些词组都是属于定中式结构。

有时候，几个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共同修饰一个形容词中心语时，可以分成单个单音节形容词后面带上结构助词“的”可以看做“的”字结构，也可以看做省略句中的一些中心语，只留下其中最后一个作为所有的形容词共同修饰的一个中心语，以便起到节省用词的作用。至于各个形容词的顺序是按照固有的、习惯的顺序。例如：

(24)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北京语料库）

**2.1.2.2. 汉越语单音形容词定语连用的语序规则**

在汉语中单音形容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用作定语，限制名词性的中心语，与之构成向心结构。当单个的单音形容词作定语时，不存在语序规则问题，一般说来只要直接放在名词中心语前面即可，但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音形容词连用作定语限制名词中心语时，哪个居前，哪个置后则要依照一定的语序规则，而不是简单地放在中心语前面。例如在现代汉语中通常说：

小矮个、光秃头、小红花、真假货、软硬环境、小瘦黑胳膊、高精尖产品、急难险任务、小巧玲珑的姑娘，等。

据考察，我们发现，不仅在生成表层结构的过程中所删除的语法成分不同，而且分指性单音形容词定语和合指性单音形容词定语在表层结构中的语序规则已不相同，下面分别考察各自的语序规则。关于**分指性单音形容词定语的语序规则**而言。分指性单音形容词定语的前后排列顺序依定语为两项或三项（三项以上汉语单音形容词定语不多见，所以以下讨论以三项定语为主）可以分为以下几条规则：（1）两项单音形容词定语的语序规则；（2）三项分指性单音形容词定语的语序规则。

## 2.2．汉越语单项和多项形容词定语语序问题

汉语形容词定语也像其他词类或者结构作定语的一样，一般都按照**定语+中心词** 的模式形成，例如“红标语”、“好孩子”、“雪白的圆脸”、“红红的薄嘴唇”等。这点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外延面向中心，而越南人的思维方式却相反，一般都是从中心出发，从而面向外延去逐步扩展，形成对层次形容词定语的结构，如môi đỏ, má hồng, những trái tim hồng, những trang giấy trắng thơm mùi hoa sữa，等。

形容词作为定语的时候，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是，从音节数量上分类，可以分为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和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另外还有形容词重叠式作定语。第二是，从性质上分类， 可分为多种小类型（在第一专题：理论依据已经谈过）。

在现代汉语里，形容词的安排顺序也像越南语的一样，显得较为灵活。与越南语上述表达形式相对应的汉语表达有（1）那些蓝色崭新（的）圆石桌；（2）那些蓝色崭新（的）石头圆桌；（3）那些崭新（的）蓝色圆石桌。这三种表达都正确。现代汉语关于类似这样的情况也与越南语的一样。汉语也有“圆桌”、“石桌”等代表以形状或制作与那材料为标准进行“桌子”的分类。其他的性质、特点一般决定于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认识。如果强调的目的不同就有不同的位子选择。

## 2.3. 汉越语中多项形容词定语的排序制约因素

经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现代汉语多项形容词定语的排序并不是武断的，而是有其缘由的。其制约因素包括（1）认知因素；（2）心理文化因素；（3）语言交际的需要因素。下面，笔者就这三项因素进行轮次的分析说明。

# 小结

在现代汉语中拥有大量的单音节形容词。在汉语交际中，单音节形容词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定语成分，修饰名词或名词性中心语。根据不同的形容词的性质，可以判断出在其修饰中心语时会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形容词作定语时，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必须加“的”；第二是可加“的”可不加“的”都行；第三是不用加“的”。结构助词“的”扮演着重大的角色。然而，越南语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一般都不用出现任何与“的”相对应的“của”、“mà”、“để”、“thuộc”等助词作为定语的标志。有时候，为了突出定语的限制作用，在越南语中，定中结构前面常常加上“những + 加指人、物或事物的量词+形容词”。而汉语中需要时只要将“的”加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则可。这一点是 汉语和越南语形容词定语特点上最大、最明显的差异。

# 第三章 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与越南语双音节形容词定语对比

## 3.1. 汉越语中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

为了获得现代汉语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相关的可靠数据，笔者已经通过不同的途径收集下500个实例（包括短语和例句两类），经考察所获得的结果初步处理，笔者发现，直接作定语而不加结构助词“的”的例句共有115个，占单一式双音节形容词定中结构总数额的23.0%，不能直接作定语而必须加上结构助词“的”的例子共有385个，占77.0%。

这一数据可以图示如下：

图2：汉语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加与不加“的”的比例图

### 3.1.1. 现代汉语不用带“的”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

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容词独立作定语时，这里应当分成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中心语是单音节名词，当单音节名词中心语接受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修饰的时候，如果没有结构助词“的”的参与，就成了三音节的名词词组。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经考察我们发现，在现代汉语中，不能加“的”的双音节形容词包括少一部分连绵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以及绝大多数非谓形容词。 这类形容词主要包括AA式的连绵叠音词。例如：脉脉、腾腾、悄悄、重重、徐徐、熊熊、炎炎、茫茫、滔滔、匆匆、蒙蒙、漫漫、琳琅、悠悠、渐渐、轻轻等。

### 3.1.2． 现代汉语带“的”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

根据以上的统计数字，在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中，不能直接作定语而必须加上结构助词“的”的例子共有385个，占77.0%。

上述的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法特点共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这一类形容词性相对最强，也不稳定，其中有的还可以兼用为动词，如“分散”一词既可以当形容词用又可以当动词用。

第二是，这一类形容词绝大多数可以接受程度副词修饰，形成“很+形+的+名”格式 构成“很好吃的菜”、“非常好看的汉字”、“特别方便的选择”等结构。但也有少一部分连绵词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第三是，这一类构词方式最多的是动宾式和联合式，其次是主谓式和偏正式等。联合结构形容词，如“暗淡、笨重、残暴、残酷、纯正 等。它们去修饰名词中心语时往往要加上结构助词“的”形成“暗淡的夜景、笨重的木头、残暴的行为、残酷的战争、纯正的品格等。

第四是，在这一类形容词中有的原先是单音节的，因为带上“可”、“不”、“好”、“过”、“惊”、“难”等词缀之后而构成双音节形容词，例如：“可… ，不…、过…、惊…等。它们去修饰名词中心语时往往由结构助词“的”来联系，构成“可爱的孩子、可喜的消息，不错的做法、好玩的娃娃、过分的话、惊讶的态度的感觉，等形名结构。

第五是，这一类有的需要加上其他成分之后再加上“的”与名词连接起来，成为形名结构，如“纵横：原野上纵横交错的阡陌”。类似这样的形容词还有“吃惊、丢脸、多情”等。它们去修饰名词中心语会构成“吃惊的感觉、丢脸的行为、多情的姑娘”等形名结构。

第六，这一类形容词有一些人从语义上粗略归为以下五小类：1）兼动形容词；2）表示“感受”义的双音节形容词；3）表示具有“行为”之义形容词；4）含动词性成分形容词；5）含有主观估量义形容词。

为了进一步说明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这一类结构中，结构助词“的”的隐现情况如何，我们另外收集150个样本双音节形容词定语，其中分成：形容词直接作定语不用加“的”、必须带上结构助词“的”的和可带可不带都行的共三类。结果发现，能够直接作定语而不用带“的”的例子仅有2个，占样本总额150个中的 1.33%；必须带“的”作定语的词项有51个，占样本总额150个中的 34.0%；而可以不带“的”也可以带“的”作定语的例子（可有可无）共有97个，占样本总额150个中的 64.67%。这一统计数据可以图示如下：

图3: 带与不带“的”形容词样本双音节形容词定语比例示图

### 3.1.3． 现代汉语带不带“的”皆可的单一双音节形容词定语

经过统计，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现代汉语里，加不加“的”的很自由的双音节性质形容词所占的数额较大。所谓“很自由”指的是既可用于“形+名”又可用于“形+的+名”。

## 3.2． 汉越语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结构及语义特点

在此，我们讨论的所谓多层双音节形容词定语指的是在同一个形名结构中就有两个以上的双音节形容词同时修饰同一个名词中心语。这种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两个或更多的双音节形容词先后并列成为四个音节的形容词词组一起修饰一个名词中心语；2）在形容词词组作定语修饰名词中心语形成形名结构中，定语的各个双音节形容词之间带有连词或者关联词连接。如果这两个形容词所表达的性质是属于可以起到互补关系的两者之间还可以加上“又……又……”或者“……而……”来连接，表示并列或递进关系，然后一起去修饰名词中心语，构成形名结构；3)需要强调定语的情况。有时候，为了强调两个双音节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特点，在这两个形容词共同修饰一个名词中心语时，每个形容词后面都加上一个结构助词“的”，构成 **[形1+的+形2+的+名]。**

## 3.3． 汉越语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定语的顺序及其制约因素

经实际考察，我们发现，汉语 和越南语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做定语时，其顺序有时可以灵活安排，但有时不能随便而会有其规则。这种顺序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一点基本上也像多层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的顺序及其制约条件一样 （我们已经在第二章的2.2和2.3两项内容中分析过）。在此，我们进一步加以解释分析，以便阐明汉语和越南语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的顺序安排的特点。汉语和越南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顺序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此所说的主观因素指的是传递语言信息的人对某一事物的性质的各种表现的重要性的主观意识。因而需要将自己认为更重要的、需要强调的特征提到前头。例如“漂亮聪明的姑娘”和“聪明漂亮的姑娘”这两种结构都讲得通，但是前者在说话人眼里，姑娘的漂亮可能比聪明更重要、更为突出，而后者却相反，姑娘的聪明这一性质比起漂亮更为突出。第二种情况表现在这种顺序受到人们的认知特点与顺序有关。

## 3. 4. 汉语中双音节形容词修饰人称代词中心语

现代汉语中，双音节形容词修饰人称代词中心语构成[形容词+人称代词]结构。可以说，这一语言现象是汉语交际中，语言组合的一大特点，也是与众不同的特点。

## 3.5. 汉越形容词定语之间的异同

### 3.5.1 相同之处

形容词修饰名词中心语可以说明解释或者限制或突出中心语所表达的人或者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复杂形容词和多层形容词作定语共同修饰名词中心语时还可以突出中心语所表示的人或事物多方面的特征。

多层形容词定语修饰中心语时，有的先后位置可以灵活互换位置，但是也有的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这种顺序的安排与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意识或者民族思维认知特点有着制约的关系。在一般的情况下，定语中哪个因素跟中心语关系越亲密将会越贴近中心语。在形名结构中，充当定语的形容词组合以及句中各不同的形名结构都较为讲究语言表达中的工整性、对称性，以便造成语言表达中语言的协调性，给人带来节奏感。

汉越形容词作定语时，有的不需要用上任何标志符号，而是直接修饰名词中心语，有的一定要加上标志符号，但也有的可有可无。但是当加上标志符号时，定语部分得以强调，事物的特征更为明显。

在复合形容词定语中，有时不用加上任何连词或者关联词语来连接构成形容词定语的构成成分，但有时也可以加上连词或者关联词将构成定语的各个成分。这些连词起到突出构成定语部分的同等关系或者递进关系或者转折关系，使名词中心语所表示的人或事物的特征更为明显。

### 3.5.2 不同之处

汉越形容词作定语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形名结构中的顺序。在汉语里，形容词定语一定都居在中心语之前，而在越南语里形容词定语都居在中心语之后。这也符合于其他词类作定语的顺序规则。这一点反映出两国人民思维上的特点，中国人的思维都是从外延面向中心，而越南人恰恰相反，从中心出发，渐渐地面向外延。

汉语形名结构中一般都与结构助词有关，可以将结构助词“的”是现代汉语定语包括形容词定语的重要标志。在其结构中，有时“的”必须出现，有时不用出现，有时可有可无。在越南语基本上没有出现像汉语结构助词一样的标志，除非需要强调形名结构中，中心语所表示人或事物的限定，与其他同类的区别开来，比如在这些形名结构前面加上“những”，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越南语中的形名结构不需要任何结构助词。这点也可以看做汉越语形名结构的又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相比之下，现代汉语形名结构中更讲究语言的工整性、对称性和协调性。在书面表达尤其是文学创作，中国人更加注重其工整性，可以当做一种修辞的手段，有助于再现人或事物的外表或内在特征。

从标点符号看，表并列关系的多层形容词定语时，在汉语中要用顿号（、）来隔开表示停顿，这一符号使各层定语更为醒目，便于认别形名结构与其他结构之不同，但在越南语一般都用逗号（，）来隔开表示停顿。

汉越接触造成越南语形容词系统中有一定数量是从汉语借来的。这些形容词有的因受越南语的制约和越南人的使用之影响而发生一定的差别，这类词与纯粹越南语形容词并存，但是使用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有的从汉语全盘借来，仍然保留着汉语语法的结构，有的已经受到越南语语法的制约，按照越南语的语法规则使用。

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可以修饰人称代词中心语，形成形代结构，其间一定要由结构助词“的”来连接，这种结构的使用可以看做汉语特殊的结构，起到特殊的传情达意的作用。但是越南语没有这种现象。这也算作汉越形容词作定语用的一大不同点。

**小结**

在这一章，我们深入探讨汉语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的的结构及语义特点，从而联系到越南语形容词作定语，指出两者的异同。在作定语的多层双音节形容词结构中，有时各个形容词之间没有任何连词来连接，有时可以用连词来连接，以便突出其间的并列关系、递进关系或者转折关系，使得名词中心语所表示的事物的性质特征更为明显，易于认别。对汉语和越南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的顺序而言，其顺序有时比较灵活，但是有时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一方面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被描写的事物特征的主观意识，另一方面反映了每个民族对事物的认知特点。现代汉语形容词作定语中，除了名词可以充当中心语以外，人称代词也可以用作中心语接受形容词及形容词词组的修饰成分，形成形代结构。这一现象可以看做现代汉语独特的语法现象，而越南语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形代结构。

# 

# 结论

经过对现代汉语形容词作定语这一语法现象进行考察与分析，从而联系到越南语形容词定语的特点，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 汉语叫“形容词”，越南语叫“TÍNH TỪ”（性词）在词汇系统中都占有重要角色，与名词、动词合成三大类实词。形容词种类丰富，从音节上看可以分为单音节和多音节两类。形容词在句中所负担的语法功能较多，可是作定语直接修饰名词中心语是汉语和越南语形容词的主要功能之一。

2. 汉语的定语结构包括形容词定语在内一般都按照修饰成分居前，而被修饰的中心语居后。然而，在越南语中，形容词定语居后而被修饰的中心语居前。这一顺序反映出中越两国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中国人一般的思维方式是从外延面向中心，而越南人的思维方式却是从中心出发，逐渐面向外延。 在各类形容词定语的制约下，名词中心语得以说明解释或者限定下来，使得中心语所表示的人或事物性质、特征等都能够更加鲜明的，易于体会的，或者中心语所表示的事物得以控制、分类，易于认别。

3. 现代汉语和越南语绝大多数单音节和双音节形容词都可以重叠，虽然两者的重叠形式有所不同，但是重叠之后都可以充当定语成分。在现代汉语里，形容词重叠作定语一定要有结构助词“的”来辅助，其作用是将定语部分和中心语连接起来，构成定中式结构。而未重叠的形容词作定语时，就有三种情况出现。第一是必须加“的”；第二是可加“的”可不加“的”都行；第三是不用加“的”。在结构助词“的”可有可无的情况下，一般都是需要强调定语，使定语所表示的性质、特点或者限制意义等的时候，人们才会加上“的”。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严谨周密程度越强，单音节形容词与名词中心语构成的结构凝固性越强或者双音节形容词与单音节名词中心语构成凝固性越强的结构情况下，这一语言单位更偏向词，其严谨程度越强加“的”的可能性越小。相反，其结构越松散，越偏向词组的可能，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加“的”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在越南语中，形容词作定语时，一般都不用出现任何与“的”相对应的“của”、“mà”、“để”、“thuộc” 等助词作为定语的标志。但是，有一些时候，为了突出定语的限制作用，在越南语中，定中结构前面常常加上“những + 指人、物或事物的量词+形容词”。这一点是 汉语和越南语形容词定语特点上最大、最明显的差异。

4. 在作定语的多层双音节形容词结构中，有时各个形容词之间没有任何连词来连接，有时可以用连词来连接，以便突出其间的并列关系、递进关系或者转折关系，使得名词中心语所表示的事物的性质特征更为明显，易于认别。

5. 对汉语和越南语多层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的顺序而言，其顺序有时比较灵活，但是有时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一方面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被描写的事物特征的主观意识，另一方面反映了每个民族对事物的认知特点。

6. 在汉语形容词作定语中，除了名词充当中心语以外，人称代词也可以用作中心语接受形容词及形容词词组的修饰成分，形成形代结构。这一现象可以看做现代汉语独特的语法现象，而越南语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形代结构。

7.相比之下，汉语形容词作定语形成形名结构中，人们一般比较看重语言结构的工整性、对称性、协调性。这点可以看做汉语表达中的修辞手段之一。其作用是增强汉语言表达的节奏，带来音乐美的享受，同时，被描述的人或事物的特征更为醒目。这一点在越南语传统表达还是较受重视，但是现在，随着语言表达习惯的变化就没有汉语那样深受重视了。